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

張錫勳校讀

李鍾鏞

墓文一名臣

楊文忠公墓祠碑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為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于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已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為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

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于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于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窆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其敢苟耶！公事業詳具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某避亂

入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于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木息，南平北討，政府囂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于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

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于早歲，李相察公于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武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

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柝，安平且泰，俟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詒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

明文抄讀 卷四
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陛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上于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

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夫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紮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精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

無滅異之厲。四子之于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于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于意見之偏，錮于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實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于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

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劍，而左右測其意，在于儷微，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默，存于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隣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于棄捐乎？應知珮可宵還，劍當晝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于來裔，倚乎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于公之譴，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

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而于公職焉時惟憲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爲洗雪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于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切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

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父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于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敕已濱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

也亦忠也。有默相焉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于古人，而功勳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夫。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于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棹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

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于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政。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

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
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
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
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惇舉人、女二、長嫁
修撰余承勳、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某尚寶司
丞、某廕生、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
于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
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喪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
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年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

幾幾楊氏嬰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
孟之忠、成季之勳、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某曰
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
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
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謔、爲之啾噓、辭
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
騰雨、聊騁目、今四顧、望夫君、今容與、九疑雲淨、喜回
峰、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今夜未央、思莫思、今東

方曙、衡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跋靈駕今
未來、悄悄而延佇、迎神之曲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葭沍月兮容
蒼蒼、眇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暉光、琴瑟齊御于徽
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
何鄉、天庭忽有覆華飛、薪傳火兮燈交光、儼雲駢兮
羽蓋、顧形骸兮難將、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
十臯、君乘舫耶乘屨、石齒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
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
中濤、百年懽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
澹足、蹇獨立兮逍遙、送神之曲

大洲集余未之見若據是集所選若觀之則粗獷甚俗
極矣即此文亦敘次雜亂辭旨拙劣無一足處

高文襄公墓誌銘

郭正域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間，後爲江陵，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爲之羽翼，善因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剗刃，此猶坦腹，蓋公之瀕死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而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典，上予謚文襄，謚法因事有功曰襄，上念公功在社稷也，旣得請而務觀乃

敢乞誌文。按狀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爲洪洞人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徙新鄭居焉成生二二生亮亮生旺旺生魁繕部郎中魁生尚賢光祿少卿娶于沈舉六子兄捷南京僉都御史掇金吾衛千戶弟操才右軍都督府經歷揀鳳陽通府公生而狀貌瓌奇苦學問攻經義爲文不好瑣屑而沈雄開爽出人意表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穆宗爲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開道王目屬而

心儀之時人心洵洵王日懷叵測兩府雜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啟發弘多四字賜之王戊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

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報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爲程士文奇傑縱橫傳誦海內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孔叢雜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畀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何心也蓋以此激怒世皇爲傾公計會世皇疾革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于袖中出草詔欲

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于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畧。而盡爲先帝罪乎。詭隨于生前。而詆詈于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問閣臣。于是四臣各擬二字。上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

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群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

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于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入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上思公不置。詔還

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于予。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

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 頻年入
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
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
閱邊事。未免假于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于他
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
于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于
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員缺。
卽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
強弱。皆已曉暢。方畧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卽以補之。

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
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
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
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于此。不復他遷。如邊方
兵備。卽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
卽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
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
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
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後。如是而猶

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服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祇隨奏報，多不中窾。請于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為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為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為令。甲。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

責才者，猶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墮沮。又何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為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凡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為一定之說。

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
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
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
州馬邑蔚州廣陵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
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
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旨報可
時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
其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

尹栗永祿改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于
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
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竟不入霜降讞獄故事
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
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
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于是秉燭視獄詞
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于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
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
王金輩六人謂以硝黃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

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
在錄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寢天
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
明其說有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祇問藩臬爲黜
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
以故無不懼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
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梗正
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
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

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二科貢處其
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
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
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
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于是命選司凡所有
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
郎中呈于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
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
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

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于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他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

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爲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爲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爲總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忠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于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

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
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
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
成。變。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
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
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
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
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
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

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于。是。撫。臣。上。疏。請。兵。糧。
爲。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
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時。在。閣。
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
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
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
官。且。至。以。身。旣。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
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名。職。方。
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

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丰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

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北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

撫按言是欲得二子

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于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旣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

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鴛異常，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今歲不入故，全曰：

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鬪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于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已，機在已。宋人求和于，機在，故曰講。今求貢于我，機在我。

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于是，俺答進馬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

一帶民狎其野，稽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資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上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寢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

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關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既貪我財物。申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卽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得我金錢。非盡攜以歸也。我之群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藉而求。屈指而論也。蓋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

之矣。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旦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穆皇已立于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穆皇顧曰。送我。公承旨直至乾清宮。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爲公奏。得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闕門。陛下有名。可頃刻而至。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御體漸復。公具疏請。上愆忿寡慾。覽奏甚喜。越二日。聖恙復劇。公流涕無

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皇太子一授公蓋遺詔也公泣奏曰受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挾公長號以出今上登極公上言五事一謂御門聽政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皇上二謂題奏繁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以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

翌日有旨逐公公自乘驟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日白日晝暝迺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拷畧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畧五卷綸扉外藁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

六年卒于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某擔當受降。稱臣功

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廕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不

白之寬，至今雪矣。公生于正德七年壬申，卒于萬曆

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受室中牟張氏，累封一品夫

人，無出。嗣子務觀尚寶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

衣衛官生。務實武英殿中書，務觀六子杠、楨、楠、權、榆

樟。新鄭最可議者，臣周臣掌吏部為壞祖制，盜部權及橋

陷，徐女負為負，思修小忍耳。除此兩事外，其人雖尚權術，習能橫品，固未解才自取論其大體優者為多。蓋漢之程子，感唐之姚元之，亦七。余嘗閱其集，錄刺可環本，語尤多火論。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

誌銘 明史本傳言李副曰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致仕此顯失載官係尚書兩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謁文者，

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銘來請，余

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忍無言。我國家

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天子自為居守，常歲歲

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

事者勢不能咄嗟而應，難一丸鎮各輔以大帥，而河

數千里惟一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

明文受讀 卷四十一 誌銘 味芹堂

虜入卽戰守機宜一切聽于闕外而河又蛟龍于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繇印川公獨任其難蓋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歿矣歿之後凡朝廷所爲恩卹勞臣與夫百世易名之典猶尚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戌進士受九江府推官召拜監察御史三殿災奉敕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卽家拜

案所徵與明史多不合疑彼此各有誤處故逐行分注之

右副都御史尋召以原官總理河道辛未罷歸又以

交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僉都御史兼

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後改刑部侍經筵上駕天壽

山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以

薦起爲今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

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

陽出茶城口肅皇帝特遣大司寇朱公衡而以公副

公遡流而西，問故道于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濬其六百五十里，皆楮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趾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于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

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滙爲巨浸矣。於是天子思公功，凡再廢所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爲外護。而後又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橫堤，守四堤，寄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厰凡二十有四座，石壩上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

栽護堤柳并封屆柳八十三萬有奇首尾十餘年輶
車所經更數千里公與役夫雜處畚鍤蕭間沐風
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
害緣河之民至是始復見室廬丘隴烟火彌望焉公
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
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卽以治
海故竟公在事之日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
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
探圖而讀之且不能竟卽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

領嗟乎是宜公歿後而議者又嗷嗷也公初荒度修
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
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埽也其命我束掃投石乎試
之而其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雞聲居民云此蛟
龍宅毋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
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顛
獨角其顛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
稍參差砥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
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骨之日猶奉旨輿疾行部

請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入事以歸。歸以疾革，猶喃喃
河防不去，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神聖誰
能保二十年後，鍼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
宜補塞爲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余不知
之矣。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
官，二十九以麟經魁于鄉。其明年舉進士，試政九江，
出寃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于縣官，
不以煩百姓。民大便之。會御史稽查大木于南都，公
請無毀民居，覆內宮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于荷

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
其黨魁，功最著。而公恥自言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
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京口僧告變，公不爲
動，人情恃公而安。泲河議興，江陵實陰主之。人謂公
新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
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官論公去。已試之，果
無効，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書爲江陵訟
寃。觸時諱，至鐫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內
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性倜儻，喜振人之急。

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于公者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咸犇集挽留，百里間爲之塞衢罷市。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于潘者，因以爲氏。至滎陽侯

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氏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石晉時，北郭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爲萬曆乙未四月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五。配卽施夫人，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安厝塞字園之原，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而爲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冠卽慷慨爲父白冤，賴當事者試其文，寬之。然往來蹴躅，無能具一菜羹一菡屨，可以孱弱死。仲氏貳守繫獄，公前伏請

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難死五十服母喪
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
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泄或咯血或裏疽視事可以
病死嘗露坐河壩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
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颶風吹舟入決口左右戰泣
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
父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延
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旣以轉羞而成怒而公
復爲國體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讒死

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謂三難之外卽公一覽中亦
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苦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
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
紛也嫉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容于時其數罷而
數還者賴今上深察其忠若瀕死而獲脫于難皆天
也天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誥冊及例
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
皆得以河事被徹侯之賞且令群臣從官以下爲歌
詠寶鼎以侈其功國家卽不屑與漢絜令然以公皓

首河事百艱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
故知公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滎陽爲潘厥初伯民肇遷
曰卜西吳北郭擇里而裘是菟三十八傳公起大夫
旅握鎮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秣我稌民奠攸居
龍蛻其顛六宮食新萬艘載塗小心孔翼奏功則膚
爾冠峩峩爾髮皤皤旣長于河亦老于河幕府籌庸
視公孰多稽首聖明億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
幽谷熾然冥漠照蘇鑿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

寶鼎之歌

戶部尚書木菴楊公墓表

王錫爵

今世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署表表標也謂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見之事用以決疑闡幽故足述也若名卿碩臣高議雲臺之上國文家獻以日月書功尚安所藉而表焉乃余獨于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木菴山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聞謁公之父襄毅公于大司馬邸第當時華夷之望方歸于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等年地風采哀然出其輩行其年會當館試公以襄

案明史列傳
言俊民字伯
章此表載

毅公指稱疾不謁試而諸謁試竟以蜚語報罷視公如翔鴻之在寥廓云既入仕以戶部浙江司主事調禮部賓客司歷陞儀制司員外郎精膳主客司郎中出爲河南提學副使轉參政尋召入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大理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自鄖陽改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爲兵部右侍郎丁憂以原官起補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處尋召回部陞左侍郎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會倉塲總督缺

案史傳亦言卒官而七卿奉言致仕蓋誤

廷議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爲兵部尚書未幾奉旨回部在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保薨于位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殊恩異典差次襄毅公焉公爲人沉深有大畧所居官常兢兢謹于法理不爲首鼠兩端而間亦以機權輔正發謀應變稍規模襄毅公乃襄毅公故敢決任事亦會其時得願指揮霍主親而人信之公見謂小心怵然試刃于盤錯間調維上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之衆而得之獨不能得之名而得之實者有如令公

月文受賈 墓表 味芹堂

父子易地而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乎！是安可無表。公初爲儀曹郎，執不受內宣，兩使中州，痛裁驕士豪黠，吏以法。其在鄖陽，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議移均州，守道于鎮城，便彈壓。在山東，議留班州訓練，議減荒田賦，聽民得自占開墾。在鳳陽，議開瓜州隙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部，議束約王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皆侃侃據長體，畫長計，無所規隨，而至于最難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戶部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雲南增歲

課金則爭，傳公主婚禮及鋪宮珠寶則再爭。北礦議起，公一爭之遼左，再爭之易州，又兩爭之河南，而時會東西征，萬里裹糧，與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難且苦更十倍。然迄公左右，吾粗免敗闕，盡瘁之效，至于物身邸次，明主爲之驚哀，贈卹天下，宜以此知公。乃余讀韓太史狀，發憤于公道之不章，人情之反覆，然則非余誰表公者。公之爲戶部，余亦承乏內閣，于時公私赤立，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礦事之興，其初乃以縉紳議入，而內意始動。然明主初亦以錫爵

言不便而止。高名之士，至有面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贊予，期以事行之日，該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有劇主名。既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蓋至是苦心苦口，始盡暴于睹聞，乃其域外遠識，幾先早計。予知之外，人未知也。一宜表。今制領國計于司農，帑市因緣，估商輻輳，飲水茹蘖者，不能有所表見。乃予獨陰識公，取予一介必矜而嚴，登其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履老蒼頭出應客，四壁蕭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內事，室止一區，田不過三四十畝。此今之

貴郎墨綬吏所薄，而公以父子世一品，九載大農，曾不得私中人之產。世又其誰信之。二宜表。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未爲都御史逮侍襄毅公一階半級，未嘗以闕閱先人，已再秉節鉞，更踐九卿，皆籍甚聲聽，百行渾如束濕之政，含沙之口，不能毫髮有所挂及其曖昧觸讒忌，自典戶部始，典戶部又推冢宰，而天子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類陰爲公地者，悠悠道聽，則以公介內援，擠賢者路，而予適幸筦事，主行文書，嘗密伺內指，與公交關踪跡，百口可按而保也。蓋

明文抄讀 卷四
公奉職最敏厲。而于進取則鈍。與人最款篤。而于結納則疎。約已不以劇物。憂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爲吏才所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襄毅公于九原。必無愧焉。三宜表。嗟。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古不朽公論。定于蓋棺。若又泯泯。使廉溷等腐珉。玉共朽。則儒者又安事孳孳。勤一世以奉廉恥。忠孝爲哉。自世爭喜議論。好饒與人以才。而恠與人以品。喜核蠶氣。而輕先生長者。端委正色之風。余蓋嘗以身試謗。而痛乎處俗之難已。以天之幸。明主之知。幸

得早蛻劇場。不復爲爭名者所錄。猶計出都門時。間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悠悠是非。在事不明。及事謝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必明。今公之事。謝而身已死矣。乃韓太史尚不勝青蠅之感。至痛根株其所從來。是余所不敢知。亦不敢復操前兩言。以信于天下。將賢者固不宜久。握利權處嫌地。舉止竊鈇。疑生所忌乎。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爲君子而久之終翕然。以定乎。今石室論次。與天壤不磨滅。則有韓太史在。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聲宦蹟及文章行誼之

詳種種具碑志中知公不必賴以榮故畧

周文恪公墓表

王錫爵

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倣菴周公卒于邸卒後三月而大明會典成公屬爲都校最久而專於是天子思公勞贈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廷臣議謚文恪贈卹以官謚以人朝廷敘功旌賢之典備矣乃故事大臣表墓之文其稱爲神道碑而公之子宫生某等已乞碑少師申公又屬予錫爵爲表是兩也予宜辭已復思碑表義同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

有太常太史之譜，不必表也。若公之隱細微行，非表不章，非予未必知，而知公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諾諸子請爲藉語于麗牲之役曰：嗟乎！是惟周公古三代以前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之未盡，士友知之未深。至于今日，蓋棺而論始定者也。公諱子義，傲菴其號，初爲博士弟子，已厭薄俗士顛顛章句爲榮進嚆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爲儒論說之府，而飫其精言隱義，著叢語著日錄見聞，多先儒所未發。旣登第，則益棄去雕蟲，以經濟實用爲兢兢，其居官自翰林載

筆紀述而外出爲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吉士，師道尤著，學者宗之。以牝牡甲乙知人，予與之同事丙戌會試，公服予之檢軌嚴，予亦服公之裁量審，爲錄序成，則相與檢窻僻詞奇字，而後付梓者，曰以此爲諸生先，公實導予，予不能及也。公初爲南國子司業，會江陵奪情議起，九列爭先具疏留，同寮目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顏彞倫者何？我輩不能惺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拍浮乎？議更寢，其與人煦愉豈弟，不狻狻市廉名，而卒官之日，會隆冬布衾

練帳蕭然也。賓友就其臥訣，皆驚哀涕下，以爲卽公。一日柄用，豈減晏嬰公儀休哉？父月川母吳淑人，沒且久，歲時致祭盡哀，而事兄若姊恭甚。閨門之內，穆如賓友。其生平無域外交，而俸入輒以施鄉黨之廢疾者。故歷官垂三十年，被服寒素如一日。云江陵之當國也，好薦寵天下，年少武敏，逢蒙視而堅白鳴者，乃公獨用。鈍口樸貌，相與衡立爲柄鑿。學士大夫無所窺尋其聲光，以是江陵益疏外。蓋翰林久次不調，無逾公矣。而公不以入意中，其爲所樸鈍，顧益甚。而

江陵之敗也，諸嘗與交，忤不得意者，皆峩峩彈其冠，有一歲九遷之望，而公又愈益自晦，頽如也。以故終公之身世，知有南九卿，不署名之屠祭酒，不知公其知公之忤江陵，不得次者，不知江陵敗後事，噫嘻！此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之卑也。徒見山輝而白虹，則盱睢動色，以爲是至寶之所在。蓋予相士十年，始識公之內敏強記，又十年始識公嗜修而寡于交，比同事朝夕者，浹再旬，相與證事確理，原本六經，磅礴萬物，如遊珠林火阜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

也。噫嘻！此所謂非予不能知公者乎？孔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野人君子，非時人之論也。度當時易士簣而金石，雖孔子亦自覺便文適觀之快矣。乃所稱若彼用之，若此，豈非念矯枉寧過中，避徑無疾步乎？夫禮樂之大者，則莫如不爭，行不垣墻，居不周衛，所以遠爭也。處不爭之地，以閭閻當赫赫，其途迂，其利遠，要之三代而下，有興先王之禮樂者，必自于此，不自于馳騫之士也。嘉隆來，學者文勝極矣，以予目中，僅僅乃

得公與萬宗伯毘陵兩先生，兩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朴，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遇可以興禮樂之時，而溘然先野草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皆天也。天雖尊其秉彜，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學，薰醉智巧之途，以爲是堅瓠無用于世，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爲無恥，嗟乎！且安得灶上老婢就熱吹而噤冷炙者，與之言有恥哉？予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夫使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峩峩然

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鼠之得失。予之所謂無恥也。益拜稽首讓于夔龍。柳下惠甘三黜于士師。俗之所謂無恥也。此兩言不知孰是。而爲予言者。往往濫于末流。窮于寡和。而莫敢出。噫嘻。此予所謂非予不能言者乎。公所爲文字。自穀語日錄外。其大者有中臣直閣記。秘不傳。有國朝故實。多可百餘卷。殺青未竟。會以死。雖然。禮樂在其中。門人子孫。有能網羅緒業。卒成一家言。則先進爲不亡矣。

肅文草公字元馭。號荆石。相神宗。文筆縱橫而華采。一代鉅手。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
太保謚襄毅王公墓誌銘

焦竑

古真人在宥，裔夏尊親，豈嘗界中外如農之有畔哉。
漢文帝繕邊備，遴將材，而詔匈奴棄捐舊惡，偕之大
道，蓋居然有古風焉。輓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自二
祖汎埽乾坤，威被疆場，宴如者垂百年而已。已
庚戌，關入爲患，斯時也，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
于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喁喁向風，則自莊
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公疇定其畫哉。方把漢

那吉之歸也。公謂制之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叛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屬，亦惟命。迄今塞無傳烽，亭有臥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顧不知公決策之難也。而今已矣，惜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薨于里舍。守臣以聞，上驚悼，爲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謚襄毅，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爲狀，丐余爲誌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出

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爲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己未改鄜延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中以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公之助名炳炳耳日夫人能縷談之也始在郎署巨璫麥福縱下爲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寧伊藩驕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侵田大盜師尚詔蹂躪吳楚間諸郡震動公設方畧修其魁數十人賊鋒爲

挫蓋公之戰功嶄嶄露鋒鏑始此在常鎮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于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豫秋防六事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卜兒丈三百餘人徙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公親督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二百五十四級鹵馬橐牛羊輜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爲西北藩而套蕃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遂疏請旗牌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覈實行焉二歲中三薄塞公遣大帥趙尙董

一奎雷龍等擊走之。尋遣龍等出長城三百里。至白城子。搗其巢。大破之。軍聲大震。會流賊郭孟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公檄兩省兵平之。凡斬首七百六十。七級。鹵馬橐牛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六十。蓋三邊功。校寧夏。不啻三之。而宣大。畫俺答事。尤踔絕先後。云俺答者。酋之雄黠者也。諸曰老把都兒曰永。卻卜曰哆囉土蠻曰吉能曰切盡黃台吉皆屬焉。而中國畔人趙全輩實傅翼之。全居古豐州。屋居佃作。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數入塞。公至鎮半歲。會

俺答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請降。公喜曰。事入吾彀中矣。屬閩帥厚鞠之。而上方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向導習。厭戰。卽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藁街。欵塞未有期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揮。請卽其一以歛把漢。老酋雖悖。計必不以流人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于是俺答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黠。未肯弭躬。以好語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焉。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

持數日。稍稍引退。公卽縱兵尾擊之。伏兵四面起。腹背受敵。一日七戰。所殺過當。其酋兀慎擺要中創。氣大沮。知不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僞。乃盛陳兵。出把漢視之。則把漢者已易纓纓。佩印綬。帶金瑩然。洋洋無歸意。公指謂使曰。此兀上物也。聖天子寬之。若此。此不足構趙全等耶。我國家急正叛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答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

外藩。公得請于朝。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旣獻俘闕下。因受詔議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有戰耳。遂悉要諸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日數。上沮之。賴執政力任公計。上許可。其夏降敕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上威德。定貢市。則諸羅拜龍幃。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



P49

爲常歲市馬羸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
附宣大入貢而互市視宣大準事竣上大悅祭告郊
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爲衣裳要荒
置之衽席而古撻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
嘍喏謂性叵測無能堅決卽同事諸臣或可或
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衆
心公歎曰我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
何乃劃然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主上亦感其血誠
格群議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

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爲國子生三爲錦
衣千戶一而其歸也猶歲給夫若米贍焉遣參政率
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
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憾
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
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
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瑤配
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

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家。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皆幼。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于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向往之。而其敷歷中外也。又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讞獄。宛然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居家孝友。周貧乏。

九。蟒緋者一。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爲國子生三。爲錦衣千戶一。而其歸也。猶歲給夫若米贍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憾。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瑤。配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

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
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管錦衣衛事都
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
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
之柱之樞之模之案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皆幼
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于裴晉公文
路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向往之而其教歷中外也
又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讞獄宛然
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居家孝友周貧乏

孫清簡公墓誌銘

趙南星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于家其
弟文融寓書于余曰兄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事兄
爲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匪兄不可第此時同事者
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敢讓也至
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爲狀徵前諾時
余六十八矣病初起比部別後遂成久病不復能爲
文而念平生知己無過于公者且內察國家之大事
史冊所必載卽文融爲狀未若余知之之真也非余

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鑰，字文中，號立峰。九歲即能讀書，長而彌勤，誦習每踰丙夜，倦欲臥，起稍行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二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臥矣。如此者三年，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子弟，而都城諸浮薄好射獵者，亦多繫籍其中，以權力口語抗法約，公生長京師，又兄都督公，舊在武學，稔知之，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學有之，皆

取世官及胄子肄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合試之，拔其儁可百人，尚書以聞，候詔下錄入職方籍，以次擢用。曩多徇情，或例外間有闖入，公一稟于令甲，視文義爲去取。一中貴家兒，每月試必來，公特抑之，權家多失望者。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公岳爲武庫郎中，既退呼公曰：立峰，吾自今畏汝矣。豈有上官嫗嫗言而面赤強爭者乎？疏上，踰日留中。同事者皆危懼，公不爲動。已而竟下，是時上獨攬乾綱，左右無敢作威福者。第姑遲發，示虛揭耳。公繇

此名大起，後中貴家兒亦得舉，曰吾本未跡學宮，豈敢怨吾師乎？遷職方員外郎，尚書蒲州楊襄毅公自邊鎮入，極重公，公亦甚服楊公，忠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肅敏，未必能絕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公微有變通，公所執堅，每曲意從之，以遭文恪公之喪歸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協司郎中，是時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決事齋宮，精明威斷，華亭徐文貞公當國，正已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凜凜畏罪，士氣亦少瑟。

縮矣，公乃上疏勸上時出視朝，無爲左右所蔽，及方士邪說不可用，引趙高、林靈素等爲喻，其刺及諸宦寺尤多，于時在位聞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間造僞疏，故爲危論，于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蔓延及已也，卽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難，然諸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歸，武選主事宣化鄧君洪震賦寶劍篇爲贈，以告其同年友戶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畧與公意同，上遂馮怒，然留半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

似少悟，而諸宦寺造飛語激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
絲是震天下矣。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
節每事必欲鋤鋤爲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
簡公牴牾，公力持平其間，聊合之。劉公寓書楊公稱
之，時楊公已改吏部矣，欲調爲已屬，而媚之者搆他
語沮格遂已。而海公巡撫至應天，見公曰：僕頃者實
聞先生之風而起，時海公風采甚峻，人不能堪，公微
諷之，卒不入。擢南尚寶卿，五年秩滿入京，時楊公罷
歸，復起兵部，而少師新鄭高公以政府掌吏部，見公

示意欲北之，公竟爲不領也者而去。明年遷南鴻臚
寺卿，萬曆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少卿，尋遷右通
政，明年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錮權擅朝，不喪
其父，杖戍諸言者，所爲益橫，公因乞病歸，家居七年，
丁母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已物故矣，起補原
職，明年遷大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郎，尋改吏部侍
郎，十八年遷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二十年壬辰平
湖陸莊簡公解吏部去，會推左都御史涇陽李敏肅
公兵部尚書東明石公上謂世達方秉正力肅憲職

不可動而西鎮叛卒告急星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
推工部尚書廬陵曾公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旨
數日不下既乃特用公焉當此時上深居願養內外
隔絕內閣爲太倉王公錫爵蘭谿趙公志臯新建張
公位用人行政一以委之三公者不敢爲江陵之事
而欲權歸于已稍有識者莫不離逃自疎以陸公智
術高不可籠駕故謀去之而李公練習恢卓虛懷下
士人望所歸又爲其所忌公淵穆不測且家居及在
留都之時多卽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聞也故拔

之冀爲已用未幾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者每欲參
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爲恥恒至岨嶮
弘治間推舉者奉旨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十餘次
者不得已乃令選郎關說嘉靖末年分宜大鬻爵亦
但爲請託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恒自往受教
矣卽陸公亦不能盡改也至公乃絕不往又故事吏
部尚書道遇內閣不避避之自嘉靖中李肅愍始至
陸公不避矣然以密有所透迤至公而絕不避三公
積不能堪新建乃上疏言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

李肅愍名
默然它書
皆備其證
曰文忠

知類奏、取自上裁、以此爲定國是、公按令甲議覆、以爲大臣剔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于朝之義、守舊爲是、刑科左給事中史君孟麟則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既定、則又恐其不專、專而不效、則罪有歸矣、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旨、繇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讐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內舉事、議皆預定、二三宵小輩爲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隙致潰、公屹不爲動、三公既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托人求免、公皆佯應之、其他縉紳所指目、八狗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密、則此輩蠢起而譁卸矣、此時惟李敏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者、皆不得盡知也、及疏出、政府既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暱客、惟一至親爲司屬衆皆孫公之甥也、孫公亦爲謫之矣、卽他司屬所處者亦倍于

此指文選員外郎呂先昌、祿祿故相文安公本之孫

往時故無所得其熾，咸相謂曰：我臺省何甘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勳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爲司屬者也。楊君子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方當錄功，二君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三公，故擬旨俱留。於是刑科給事中劉君道隆上疏，以爲臺省交章糾拾，不爲不公，何乃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專權結黨，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

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三人俱閒住。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于是公上疏求去，有旨不允。公以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奈之何其以

爲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卽如以專權結黨爲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臣憂結乎中，不忍默默，伏望陛下特加省察，并賜骸骨，詔報聞仍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救余，詔切責市恩群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于是左僉

都王公又專疏救之。而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卿曾公乾亨、吏部主事顧君憲成、李君復陽、禮部郎中于君孔兼、員外郎陳君泰來、主事顧君允成、張君納陞、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監助教薛君敷教上疏論救，俱歸咎內閣，而刺譏太倉新建尤甚。王公等及吏部二君疏皆留中。五君降三級調外任，而禮部郎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啟睿復同疏爭之。石公亦上疏爲楊職方昭洒，無受賄事，願以已官贖之。會吏科都給事中缺，推史君命已下，不出，乃上疏云：出則當

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况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既辨權黨之說，遂稱病不出。三公擬旨，或溫或厲，至以司官不肯認罪，不能救正，爲無人臣禮。又遣中官齎上尊少牢視焉。公堅不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得俞旨乘傳歸。是役也，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國家重典，所斥者卽終身禁錮，此而有私，則必其無良心者耳。以此稱公是譽宋姬以不淫也。公之意，蓋以除奸爲主，貪次之。夫貪者污朝之臣也，奸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也。故

嚴于要津而寬于散秩，士紳坐年老去者，三人皆緣他議而微之。以老有疾者卽卑，冗吏亦止。四人耳目彼方，憂性命而忍復煎迫之乎。至于任子者，非有大過，其視父賢則容之，以爲善人之勸。繇斯以談，殆不止于無私也。公去無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讒去。公同邑陳恭介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閣部矛盾益甚。先是公未至時，選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萬君國欽爲推官，一司皆削籍，欲以立威。愆後而衆益不服，後遂屢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久，卽稱病

數月去自是吏部用人之疏多竟留中者官職曠廢
尚書自奉新蔡公之外率以為固然莫肯去者既而
三公皆被彈射去政府無可票擬閣部俱輕而二三
見臺省以口舌為權悉逐異己者丙辰丁巳之察吏
部俛首而唯阿善類無遺餘其在林下者三十年之
間零落殆盡存者亦多衰老值稱亂師燬地削
海內騷離今上即位採敗反絕有如弗及然無能折
衝厭難者公典銓非久流品頓清而終歸于亂此秦
誓所以思一个臣也公生于嘉靖四年十月十一日

年七十而歿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錢允元治葬
謚清簡惟贈廕命久不下吏部屢催至二十七年乃
下贈太子太保錄一子入太學文恪公生五男初娶
韓夫人生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峰公鋌繼娶楊
夫人生太僕卿鶴峰公鏞及南京兵部尚書月峰公
鏞即文融側室馬生庠生鑲公娶錢夫人御史後峰
公應揚女生二男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言
儲宮事謫潮陽縣典史娶編修史公鈞女次如洵即
比部君癸丑進士娶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女適

湖廣副使管公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女適江
西僉事史君元熙子庠生孝蒙如洵生四男二女長
男某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長女適舉人
周君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汶子良楨夏山陰
人餘皆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府
城北梅山至今天啟二年壬戌三月余乃爲銘其墓
銘曰

忠烈之後宜其丕與卿相茂也至人爲徵上古之士
無懷大庭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匪善之行
人孰無機去之則誠物我同觀鷗鳥可從閉修強學
非以立名收收穆穆無可與爭芝耀其華蘭播其馨
世之君子未可同稱薄遊從凡惟化是乘卑疎尊近
其儀有恒忠義內激洪河可馮相臣質懿大則弗容
博選天官非力克勝樂其平易不知而庸統均失官
極于江陵守正爲侮娥趨所形大計群吏諂子營營
撓膺焉免而曾莫聽黃閣愧恥昔重今輕及其餘耦
殫力以抔皇天未怒晴日雷霆三却鈎羅鴻飛高冥
正直發憤罔不怦怦貶逐不已有耳如苓公歸逾年

往依先靈卹錄隆厚孰好孰憎哀哉若人遭際聖明
放逐律魁破毀太平爰至今茲禍亂遂成暗醜須臾
有譽斯榮厥惟幸哉伊余之生得所歸依退遂成弁
世逾二紀吾黨彫零癸巳之事可為沾纓傳信無人
惇史焉憑余七十三性命未傾天實留之俾勒此銘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瓏
男 百家校讀

墓文二 忠義

忠愍楊公椒山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
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
極迺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
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
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

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

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蝥蛇膽，却不受，曰：椒山

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甕。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見恩。畱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睂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陷必死而不懼。

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叅王君世貞爲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

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

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叅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旣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

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出
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
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
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
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恤之及去年
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月
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予義
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
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叅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
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
乃定羣姦漸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
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忠隱最歸心華亭其年譜所稱爲少湖師者也
會議時華亭竟不能救忠隱雖略有敘辭而終不歸
華亭益有愧心焉此誌極致推重文情辭往復如不

勝

張毅齋先生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其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于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于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于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于難，而不在撥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

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于議，卒蒙其難，至于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于世，則人猶將幸之。仕于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入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掩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于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

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悔禍化逆爲順。

羣執羈縶御銜屢未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塗鞠無
脫者而國勢尊聳會靡障障戍壘之隙蓋國之大幸
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
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
言訕于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于
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
任十三年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于朝者何限
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
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爲苟道以求全嗚呼可

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
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
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
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
當而名因爲之揜也公之存不爲晉臣衛人之詬而
一意于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于
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于昔之
死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其
始從公之族孫鄧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歔歔慨歎

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觀國朝故事竊窺英
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
名揜爲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
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
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于是張君出故都憲王
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
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
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髡齒
化爲朔陞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于沙礫委蔓草而

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魄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
揚悽愴捲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
于鄧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于全歸而深藏于此
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蘂葛施石而狐兔穴室牧豎樵
子頑惰不靈將有箕踞嗥跳于其上而晚草木以爲
薪爇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
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于其阡庶其免夫予
謂公之魂氣旣常棲遊于茲阡土魍木夔猶知呵庇
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于岡陔石泐之患然以其烈

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
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
郭在遼墟榛莽之闕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
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
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于
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
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于蒙翳蔽翳之中模而
傳之復出于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誼詒
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于後則
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于是爲撮其事而論其意
書以授鄧西君使歸刻焉而表于其墓

雅有閒架而淋漓悲壯別有風神但不似歐陽文

忠烈楊公墓誌銘

錢謙益

天啟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劾奏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考死，詔獄後三年，今天子卽位，追錄死閹忠臣，以公爲首。又五年，其友人陳愚撰次行狀，率其二子跋涉數千里，請誌公墓。嗚呼！公之死，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畢命之夕，白氣貫北斗，災眚疊見，地震動，其爲寃，天猶知之，而况于人乎！當其昇櫬就徵，自却抵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

集攀檻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視生還者自豫冀達
荆吳綿延萬餘里追賊令亟賣藥洗削者爭持數錢
投縣令甌中三年而後止昭雪之後街談巷議動色
相告芸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激烈波蕩海內
夫豈待誌而後著擊奸之疏愍忠之論大書特書載
在國史雖微誌誰不知之若夫光宗皇帝之知公與
公之受知于先帝君臣特達前史無比公之致命遂
志之死不悔者在此而群小之定計殺公者亦在此
謙益苟畏禍懼死沒而不書則舉世無有知之者矣

先是光宗久在東朝聞于鄭氏儲位危軀懼然後定
神宗寢疾皇太子希得召見日盱尚傍徨寢門外公
爲兵科給事中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
安效宋文潞公訶內侍故事傳語伴讀王安太子當
力請入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安故守正
力擁佑太子同心憂懼者也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趣
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爲皇貴妃傳旨
旁午中外奸邪謂知上病不能自還扇動鄭李謀踞
兩宮挾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而

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卽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崔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推舉窮究，宣示中外，罔俾賤臣誣汗起居發病狀，虧損盛德。上暫輟萬幾，進皇長子及皇子扶床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日，上特命錦衣召公，人意公且得罪，上對群臣從容言病狀而視數歸乎公，指皇長子，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宣召群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

與。公以兵垣特召，閣部咸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廷見之意，自是再召。與聞末命，馮几注視，與執手付託者，何異。公雖欲不誓死以報其可得哉。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群閣教選侍閉皇長子不聽出，度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群臣哭臨畢，卽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誓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群奄之計格。我輩得以事少主矣。初詣乾清宮，闈人持梃誰何，公大罵奴才，手梃却之。將及宮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者至再。公復手格叱

退之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氏何語，公抗論于朝，房于掖門于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于麟趾門者一，叱閣臣方從哲及大奄于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乾清，後先諍辨，謂選侍不得毋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反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髯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于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御座，殿陛皆驚，上亦語近侍，鬚子官真忠臣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

朝匆匆不知所爲，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做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神廟中年，群小窺苑枯之勢，開離開之際，浸淫蘊崇而發，作于鼎革之交，公察知奧窔，誓死伏節，奪人主于婦寺之手，其功最爲奇偉，昔漢武帝之識霍光，金日磾也，近者數十年，遠者二十餘年，先帝以一疏知公，不假歲月，上無負圖付託之跡，下無伏蒲涕泣之語，意喻

色授屬大事而安社稷。吾于公庚申九月事，未嘗不
奇其遇，壯其決，而因以頌先帝之神聖爲不可幾及
也。移宮旣竣，群小失其所馮依，膏唇拭舌，造作蜚語，
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公。公乃上移
宮始末疏，優詔歎嘉，則誣公交關司禮王安脅取中
旨以恚公公，發憤再疏移病歸。而魏忠賢漸用事，構
安殺之，群小私相幸以爲殺公有基矣。明年卽家起
太常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
羣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猶未敢卽發，使其私人疏

糾左光斗、魏大中，牽連公客汪文言，以嘗公公家居
時，嫉忠賢，關通阿毋竊弄威福，必爲社稷憂，扼腕流
涕，草疏藏弄篋中。至是乃修飭上之，忠賢驚且恚，擲
地輾轉號哭，羣小教之曰：毋恐，逐楊某，公可安枕矣。
忠賢喜，假會推盡逐公等。羣小又嗾之曰：不殺楊某，
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略熊廷
弼、臧考死，先是考文言，五毒備極，迫使引公，文言號
去呼公，仰天笑曰：安有貪賊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
考公獄，吏顧以文言爲徵，公大呼：太祖高皇帝神光

兩宗竟坐誣伏以死。初羣小謂移宮之名正，故坐贓罪殺公。公死後，大舉鈞黨，轉相連染，死徙廢禁，逮捕相望，乃爲闞定三案，刊要典，借公爲質的，以欺誣天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死，不死于擊闞，而死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闞，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也。今上旣僂闞，詔所司上公死狀，闞孽猶用事，初贈僅平進一級，再贈削去部銜，不肯上。羣小之忌公而憎其骨餘，至于此極也。適足以暴公之忠，甚公之冤，與自旌其殺公之志而已矣。公

何憾矣哉。公之爲人，孝友潔廉，公忠誠篤，家貧喪父，躬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室，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清，更衣并食如一人。其妻有違言于母兄，痛毆之，令長跪謝罪，乃已。爲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爲狂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嘗雪夜兩人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縣，其爲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爲姦猾亂吏治，收案致法，吏人捧手，繁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

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阡陌間，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亦更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奸利，訟衰盜息，邑以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賣田以資之。五年入覲，毀所束帶，以佐辦嚴舉清官第一。在省垣，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間受故人問遺，緣手散盡，家無餘財。知與不知，皆稱爲廉吏。所謂無貪賊楊大洪者也。在戶兵二垣，條奏天下大計，言遼事必大壞，宜更置經畧，擇可以辦遼者，經畧者，卽公所坐，賊熊廷弼也。蘊義生風，抗論悒俗，憤邪穢濁，溷之徒，持祿養父，饋

眊誤國，不啻欲咀嚼之。其風裁峻拔，所謂以利刃齒腐朽也。採纖芥之善，貶毫末之惡，是是非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尉薦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腹，貿易首領，奮迅感槩，急人之危，甚于己。輕財重氣，手不名一錢，揮斥數千金，如棄涕唾。與之遊者，雖小夫壬人，狼子悍卒，皆傾心倒身，願爲公死，無所辭也。蓋世之議公者有三，其一曰：以移宮貪功，夫以先帝之長主，操危慮深，猶不免入鄭李之彀中，况以幼沖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何啻阿

母羣閹連結，豈第一忠賢，議者不深惟國家之大憂，而徒懷婦人之仁，惋惜選侍于踉蹌出宮之頃，斯已偵矣。漢庭欲窮治趙昭儀，議郎耿育以謂不當覆按省內，暴露私燕，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自古事關宮禁，憂國奉公之臣，動而禍從，挾持邪說者，往往剽竊經術，依附長厚，動以離間訐揚爲詞，幸則爲撤簾，不幸則爲移宮，一成一敗，何常之有。萬曆之末，指翼儲爲沾名，天啟之初，目移宮爲生事，讒夫懦臣，異口同喙，此可爲歎息者也。其二曰以交奄釣奇，奄亦人臣也，懷恩覃吉，可與振瑾同科乎？王守仁楊一清不嘗用張永乎？先帝二十餘年之儲宮，三旬之堯舜，皆賴此老奴之力，移宮之議，與朝論相表裏，雖欲與安異，其將能乎？當熹宗出乾清時，安擁于後，英國奉右手，閣臣一燎奉左手，公奮出班行，手格羣奄，盈朝之人，咸屬耳目，是可謂之交結乎？當安用事時，公不以此時通關致公卿，乞身引退，及其身沉灰冷，顧乃黨附枯骨，與刑人腐夫爭衡，取滅亡之禍，善交結者如是乎？此奴婢小人論公之語，不足辨者也。其三曰以攻奄

激禍譬如猛虎一搏不中飛而擇人則曰虎本不噬人是搏者之爲也其可乎繼裕妃害皇子危中宮此朝廷何等事而公奮筆書之彼雖凶豎亦破膽矣公死之後封爵踰上公祠廟窮四海卒以寢移鼎之謀正參夷之罰公一疏逆折之也閣老門生之訴交媚于公朝刊章錄牒之籍競獻于私室奄用是氣壯手滑瞋目語難今沒藜藿不採之功而議一掌堙河之失逢閹者不以教猥正罪而擊閹者欲以撩虎追罰爲此言者是與于閹之甚者也其知公者則曰以公

之才之志身兼數器惜未盡其用以死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曾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夫人生而爲志士仁人亦可以已矣爲人臣託孤寄命奠安社稷其爲用亦不小矣不咀藥以自屏不引刀以對君慷慨對簿從容絕命千載而下讀枕中嚙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肅容徬徨涕泗相與教忠而勸義者也議公者固失之矣惜公未盡其用者亦豈知公者哉公諱漣字文孺其先故關西之裔流入安南居唐街宣

德中從英國歸附賜居湖南徙家應山曾祖諱公鐸
好任俠爲人報讎祖諱萬春以好施予破家里人稱
楊二齋公葬之夕鬼誼呼護其窀穴父諱彥翔少爲
儒性端重不侵爲然諾亦以好施著母劉氏以隆慶
五年某月某日生公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娶張氏繼
室詹氏生四子之易之賦之言之環詹有婦德公遇
難與後姑棲止譙樓風雪中二子乞食以養崇禎元
年之易等詣闕追訟父冤天子追贈公祖父如其官
祖母及母妻皆一品夫人而任之易爲郎是年後姑
始沒詹遂擗踊歐血卒某年某月之易等卜葬公于
某地之賜塋兩夫人耐焉公令常熟時語謙益曰吾
生平畏友子與元朴耳元朴陳愚字也愚于公周旋
生死匿其幼子于廬山間行過予謀經紀之事予方
遭黨禍杜門絕跡相與屏人野哭今年之易寓書曰
婦翁罷公車歸屬疾且死猶以謁銘爲念謙益泫然
久之是以技淚執筆不復敢固辭不獨不忍負公抑
亦不忍負愚也銘曰

國有蠹孽牙于承平有城有社狐鼠作朋衆口磨牙

嚼齒緘膝，眇然一絲。九鼎曷勝，時危運當。異人乃興，奮臂一呼。宮禁肅清，乾端坤倪。載清載寧，先帝知公。堯舜之明，臥內受遺。參列公卿，公之報塞。誓死隕生，上見九廟。下從大行，夷之初旦。奄忽晦盲，碧血輪囷。震爲雷霆，天門詖蕩。雲旗紛迎，御我三后。陟降帝廷，關西之楊。清白齊聲，暮夜無金。夕陽有亭，青蠅胡點。大鳥俊鳴，沉沉黃土。炯炯汗青，我作銘詩。永詔簪纓。

黃忠端公神道碑銘

文震孟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亡社稷。三者未有甚于此。則朋黨與奄宦合而爲一也。振瑾之時。小人附之者。猶視爲旁門曲徑。唯恐人知。而兩奄祇惡其害已者。亦未嘗概仇正人。聞之爲正人。則慕其名而願下之。振之于薛文清。陳澹然。瑾之于蔡介夫。王懋學。康德涵。皆是也。逆賢之時。小人附之者。視爲康莊大道。共知共見。凡爲正人者。爲小人所惡。卽爲逆賢所仇。不必其積怨逢怒于已也。夫

一人之仇有限。以衆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滌地無類矣。使其時而外庭之朋黨無與于奄宦。一勝一負。卽君子常負。小人常勝。亦不過如皇祖之末年。而止奄宦之擅權。無與于朋黨。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亦不過如振瑾之凶德而止。嗚呼。新法之行。吾黨不爲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奄人以報復者。則君子激之之過也。其時御史白安黃。公憂深慮遠。彌縫于機失謀乖之際。蓋每事必盡其忠告。無奈諸君子齋然各有自喜之心。未嘗不是其言。是其言而不能降。

志相從。卒使公與諸君子同盡。吾反覆公先幾之智。始喟然委之。運數耳。自東林爲物望所歸。清議出焉。海內謂之正人。浙人承三相之衣鉢。崑宣附益之。與正人爲難者也。天啟癸甲間。主持國是者。多屬東林。浙人以累勝之餘。一時見挫。其人每好奇計。會遊賢挾客。氏內收宮中之權。猶慮不能無反側者。思結外庭以爲羽翼。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雖然。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使君子無內爭之隙。廉恥名節。人所共惜。何至竊比薰。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一 碑銘 味芹堂

腐自甘涕唾乃內爭逆集于數月之間奄禍黨禍始相須爲烈矣。阮大鍼長吏垣桐城嘉善不睦大鍼上疏終養借一去以發難公移書大鍼勉之和衷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相成未有逞于一激者也。太宰調鄒新昌于考功不由咨訪同鄉臺省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公爲調人于江右高邑之間冀衰其禍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之禍遂不可遏給事傅樾結逆賢養子傅應星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阮章合謀使傅樾奏左魏與汪文言交通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計天下事嘗欲知公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文言之謂乎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文言不可從劉鎮撫喬計畫得不竟其獄亡何而楊副院二十四罪之草具公曰諫官章入或聽或不聽可姑置之公大臣也一擊不中禍移之國矣副院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副院默然

而卒上之、逆賢于是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
公勸副院致政而去、曰公一日在朝、則魏忠賢一日
不安、事愈決裂矣、副院曰、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
管、死而有益、亦是不妨、公曰、君子可不顧生死成敗、
不可不顧出處、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
也、身死名存者次也、副院然之、深念者數日、而令李
仲達過、公再決去留、公謂李公曰、去留當決諸已、姑
息之議、豈肯以去之一言進乎、南樂魏廣微者、緣逆
賢得相、其父允貞故以風裁有名于東林、由是未敢

顯背嘉善、因其大亨不至、將發露之、公曰、不可、昔劉
瑾之禍、成于焦芳、二魏之交、過于劉焦、使其無返顧
之慮、吾輩何所稅駕乎、嘉善笑曰、應山擊內魏、某擊
外魏、無論濟否、皆後日史冊大節目也、公正色曰、奈
何以國家之事、殉兄名節乎、嘉善不以爲然、疏上、而
廣微悻悻疾視、取朝籍甲乙于姓名之上、甚其宗人
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視此、
可舉網盡之矣、晉撫缺、其鄉人共推郭尚友、冢宰吏
垣不聽、公曰、新昌入銓、難端未已、今晉撫又違鄉人

之好抵熾投隙難將復至卒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
承二魏旨言應祥于吏垣有師生之誼私也內批着
議而東林之主持國是者一時盡逐從此小人競進
呼嵩勸進立祠裂土妖母奄兒榮于回路寒庫檻車
填茲俊及此皆振瑾時之所無也而其激而成之者
皆在此數月間從公曲突徙薪之謀亦豈遂至是乎
然公于二十四罪未上之先疏言阿保重于趙嬈禁
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已爲客魏所恨及楊公劾奄公又言小人爲惡往
往畏人言畏主知則尚有顧忌及其已知之已言之
形見勢窮始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
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萬郎
中杖死公又痛諫廷杖非制王振劉瑾爲之一二奸
人踵而行之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
書曰天啟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郎中萬璟上疏劾奄
宦魏忠賢廷杖一百而卒可不爲皇上之累哉公三
疏劾逆奄妖媼皆激烈或謂與和平之說異公曰某
諫官也諫官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休否之

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黃氏，其先婆人，有仕爲慶元府通判者。建炎四年，金人陷慶元，守臣劉洪道遁，通判死之。子萬河，避亂徙居餘姚之黃竹浦。其後七世孫文茂，登泰定甲子進士，授餘姚州州判，從學于吳草廬，爲高第弟子。入國朝，均保爲北平御史，擢失其官，與同邑陳子方死遜國之難。又數世，璽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道旁璽生諒諒，生稔稔，生大綬，贈太僕寺卿。太綬生日，中封太僕寺卿，公之考也。母盧氏，封太淑人。公學不專章

句，肆力于詞賦，不名一家。舉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中湯祭酒世之所號爲宣黨者也。居鄉頗橫，公繩其紀綱，不許干吏法。考選將行，大姓置私獄殺人，公按之如始至，勿委後來。入爲山東道御史，請召用鄒南阜、馮從吾、劉念臺諸賢，以惜老成。請名對以勤聖學，而尤注意于邊事。凡公所陳，皆安攘大計，不欲以末務小言。暇豫清時也。臺省會東閣，救止廷杖，群奄數百人恣口橫詈，閣臣俯首不敢發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

者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群奄懾其氣岸皆辟易而去公精典故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曰黨禍將興宋嘉宗得璽蔡確等傳會之改元元符君子貶黜無虛日今天人之數何相合哉乃上言有弘治中令甲不當襲衰宋事五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聚室占主營建殆有三殿之工耶已皆如公議巡視茶馬出京曹欽程論之削籍奄人李實又劾公家居講學被逮使者至吳爲百姓箠死公聞之間道投獄

縣令祁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覩海內男子也山陰劉公念臺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祇以無濟國是抱愧而已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古今再見公至獄與李公仲達周公蓼洲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慷慨怒罵之後繼以詩歌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于此豈滅黃霸之受書哉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困甚公拷竟次及李公公復就拷許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

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爲之改容。公致命之事，秘不能詳。有商人童德維出獄，語公之子宗義曰：被害之日，公與李公隔壁而處，公索酒痛飲，遙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于帝所耳。起攝衣北向再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後就死。蓋天啟六年閏六月朔日也。明年今上卽位，魏忠賢以謀反伏誅，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立祠。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已上辨。李實原疏墨在硃上，乃逆賢追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寫之者。于是以李永貞代李實滅李實戍之。

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人，長宗義，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崇禎丙子二月，宗義過余，將以是年冬十二月葬公化安山，謁銘懸棺之石，往余庚午識宗義于京口舟中。時南都試回，出其硃卷讀之，余惜有司不能知之，後當以古文名世。今宗義及宗炎宗會已皆有文譽，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和平之德，其食報自當過于諸君子也。銘曰：

常侍黨錮，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黨人，盛于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以長。熹宗之初，厝火伏

殃內則奄媼，外則玄黃，兩者欲合，曖昧未彰，于惟黃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啟內爭，化奸為良，奈何君子，視聽茫茫，盲風惡浪，敵起鯨鯢，抱薪救火，佐鬪逢僵，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于莽有光，百爾君子，寄命銀鑄，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不以勇傷，碧化名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章，千秋萬世，下馬徬徨。

江文官不以名介而其事乃過於宋末君子之禍未有不於不字之禍也
去楊應山之疏既上即以此言告歸心國終不免此時印君子亦有騎南之望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七終

頁五



